

## 狗房子\*

车培晶

2007-10

先说那眼大井吧。满五称那眼大井叫“湖”。井大、深，水黑绿黑绿，再旱的天，这井水也旺。满五9岁那年，有了一把奶劲，父亲带他挖这井。父亲像门石炮，力气有的是，父亲认了死门儿，说田的下面有水脉。父子俩挖呀挖，挖了十天十夜，不见什么水脉。满五累熊了，躺在地上像死了的人。父亲坚信这地底下有水脉，咬了牙，一把薅起满五，两个人又开始挖呀挖，到了三七二十一天，出水了，水“咕咚咕咚”往上涌，真正的水脉。父子俩却倒头睡在井沿上。这是几十年前的事了。

现在父亲早已不在了，满五独自守着这“湖”，耕“湖”边的一片好田，天旱了打井水灌田，庄稼就旺势势地长。

---

\*Click to View:<https://web.archive.org/web/20230206080419/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?biz=MzA4MDI4MzUzMQ==mid=2003210>

就在这年入秋的时候，日本人来了，将田里的庄稼平了，在那眼大井边盖起驯养狼犬的大房子。一排排洋房子好气势哇，好田却被割零碎了，满五心如刀绞。在这时候来了两个日本军人，传满五去狗房子。满五去了。狗房子里有十几条高头犬，满五见了心里“赫得赫得”老是跳。驯犬队长山阶七堂“叽里叽里”冲满五讲话，一群狼犬也凶凶地吠。满五看见山阶七堂同那些犬的眼睛都恶红红的，像能扯出血丝子。山阶七堂命令满五为他们种蔬菜吃。满五淌着一脸苦涩涩的泪回到了他的“湖”边。

这年，在关东大小城里都响着日本人的琴声、木屐声，日本人的旗子到处飘扬。

满五认了，给日本人种菜。满五认识章傻子和铁皮娃是后来的事。

章傻子原是教书先生，教体育的吧，腿长，跑起来像鸵鸟，外号叫“气死马”。日本人来了，他就突然变疯了，教不了书，城里城外流浪，没有个家，困了，睡在哪儿哪儿是家。有个叫铁皮的孤儿跟着他

，这娃有十一二，认章傻子做干爹。有条铁道从城里大码头那儿伸到郊外，再往大北边去。郊外是一段斜坡路，行不太快。章傻子瞅上了，带铁皮娃就在铁道线上混吃喝。火车有来有去，轰隆轰隆见天的不断声。哪样车皮装运的是吃的，章傻子的鼻子能闻出来，火车呜儿呜儿跑来，章傻子像只龟掩卧在铁道边的防水墙顶上，盯准有吃的一节车皮，一跃，身子便死贴在上面，好吃好喝成包成箱往下扒。铁皮娃等候在路基下面的大沟里，上面扒下货，他捡，捡了便往土坑里掩。食打多了，也往满五那儿送。满五见了洋货，馋都不敢馋，面色纸白纸白。章傻子认为满五是小看了自己，当着满五的面，将洋货往地上掼。满五就说：“让日本人逮到哇，要让狗给撕吃了。”章傻子轻蔑地笑笑，拍满五的胸，骂他：“汉奸汉奸。”满五听了塞耳，也不好跟个疯子怎样认真。但满五非常可怜铁皮娃，他担心这样胡干下去，总有一天娃子跟章傻子吃大亏。

那日下了入冬的头一场雪。雪下疯了，一夜不开脸儿。天麻麻亮，刮起烈风，风搅混了漫天的雪片子。铁路不见了，菜田不见了，狗房子卷在雪中。犬

吠被风雪撕撕扯扯，像那些犬给捆在一架大秋千上，远远荡去，又急急荡回，犬吠忽儿远忽儿近。

章傻子外出弄吃的了，铁皮娃冻昏在桥洞里，满五发现了，他抱起娃子回到他的木屋里。木屋里的炕很热，抽了两袋烟的工夫，铁皮娃嘴里才有了热烘气。

这时，章傻子空着肚子，怀揣一块冻馍找来了。满五气着，不给他开门。章傻子恼了，一肩膀儿将扇破门顶开。满五火火地就扑了上去，两个汉子厮打在一起。章傻子有股傻力气，险些把满五的一颗脑袋扭下来。铁皮娃被惊醒了，惧得“哇哇”哭。章傻子才住了手，拾起滚在炕灶口边的那块冻馍，擦了擦，给了娃子。铁皮娃像饿鬼一样，大口大口啃嚼，像啃块木疙瘩，眼珠子骨碌转，看看章傻子，瞅瞅满五。章傻子脸膛紫黑紫黑，满五嘴唇乌青乌青，两个人的喉“呼哧儿呼哧儿”大喘，像爬坡的火车头。

说这话时就来到大年了。雪没化，又盖上一场。雪差不多有没膝深浅了。一个天一个地就显得气息

奄奄、苍苍白白，缺少龙虎气。

满五在日本人的狗房子里打杂工。蔬菜收下都储在大窖子里，在那么一块暖窖里，畦点儿菜苗儿，没有更多的农事，日本人就派满五做杂工，扫狗圈，烧营房里的大煤炉，累也不说怎样累，有碗饭吃，当然是比不了狼犬吃得精细了。夜里是难熬了，满五孤零零睡一间木屋，听狗房子里阵阵犬吠，闻火车来来去去奔跑的声音，想东想西，想这想那，想了半夜，最后觉得自己还是不如章傻子。章傻子困桥洞睡车厢子，究竟还是有个好娃子与他搭伙，叫他干爹，可自己呢？想到这些吧，满五心中不禁就生出些凄凄悲悲的苦楚来。

正月里的一天，都快到三更了，章傻子跑来敲门，咣当，咣当咣。满五本不想理睬这疯子，但心疼门外还冻着个娃子，漫天的风雪，于是便掌了小灯儿，拉开门。

章傻子带了铁皮娃还有半屋的寒气进来了。章傻子瞅着满五拱拱手，傻笑一气，然后将破布袋里的

洋酒、洋罐头摊到炕上。

瞅见酒，满五也就动了心，点燃一捆柴火，把个土炕烧得烙屁股热。

两个人坐炕上，大一口小一口便喝上了。

喝着喝着过了岗子。满五像猪那样“呜儿呜儿”哭，章傻子一劲儿抹大鼻涕往脖子上擦。两个人哭着哭着就都去搂铁皮娃的一颗热滚滚的脑瓜子。

满五哭道：“章傻子，狗孙子你哇，有福，不娶婆娘，就有个儿子。”

章傻子咧了嘴乐，指指狗房子那边：“日，日本人，是你儿、你孙。”

满五听了，酒惊醒了一半，忙捂了章傻子的大嘴巴。

两个人再喝，更醉了。满五一把揪住章傻子的

长头发，吼道：“让铁皮娃，也认满五我做干爹哇，我做大干爹，你做二千爹。你章傻子没满五我年岁大。”

章傻子的头发被薅掉一大把，便苦着脸点了点头。

满五拉过睡着的铁皮娃，喊：“满五我是你大千爹，喊啊，喊我干爹！”

铁皮娃迷迷糊糊，就喊了他一声“干爹”。

满五满意地笑了，用嘴巴去亲铁皮娃的脏脸。

到天放亮，两个人都醉成半死，像两堆烂泥，摊在炕上，四只手却都抓在铁皮娃的腿上脚上。

挨过冬，雪开始融化，大井边的田野露出黑土。像癞头疮，田里青一块白一块。大井里有缕缕暖气儿袅袅上升。狗房子里的犬吠比隆冬里就显得闷一些

了。

山阶七堂带一队日军在空场上驯犬，那场面，真让满五惊恐。几声枪响，一个衣衫褴褛的人在枯草稞子里狂奔，一群狼犬“呜呜”吼着，黑风扫地般朝那逃去的人追。人被狼犬撕倒了，“嗷嗷”一声惨叫，满五根本没有听到那人叫第二声，就见一群犬在草稞里撕扯成一团。过了一会儿，狼犬跑出了草稞子，嘴上都是血红红的，有条高头大犬嘴里衔着颗血肉模糊的人脑袋……那天夜里，满五怕得怎么也睡不实，眼前总有一群狼犬在奔跑。

章傻子不照面了。从过了年，满五只见过他们一面。傻子还是那老样儿，长而乱的发，黏满眼屎的脸，破衣烂鞋；铁皮娃见高了一点，黑黑的，也很埋汰，耳孔里眼见让脏东西糊住了，戴着顶灰毡帽，帽还是章傻子做先生时戴的，也没个帽的样子了。满五想不出他们眼下是闯荡在哪儿，哪儿怕都不是他们好待的。满五想是不想章傻子，但他很惦记铁皮娃。那娃子不知怎么很牵他的肠。有时吧，在梦里就见到那娃子了，娃子冲他乐。满五说：“儿娃，喊我一声爹



。”娃子喊了。满五就美滋滋地笑。笑了，就醒了，才知道是个梦，却还觉得木屋里有那娃子喊“爹”的声音尾巴在颤荡着，抹把脸，手上沾着一串稠稠的泪。

刮起春天的大风了。春风不刮，杨柳不发。刮了几天风，大井边就有草芽子在石缝儿间莹莹地闪着。大井里的水不时地打泡儿，一串串，好像有什么在下面吐。满五也并没去多想。满五没料到，这井开始有了变化。

头半晌儿时，山阶七堂指挥一队日军在田里练投弹。弹是真的，那种有癞瓜纹的手雷。“轰轰”，一声又一声巨响，天在摇晃，地在打颤，翻上的黑土，扬到天上，遮暗了太阳。黑土落到大井里，井里水翻水花儿，满五的耳孔“铮儿铮儿”乱叫唤，半天静不下。满五很担心手雷会落到井里，会炸塌井石。当年跟父亲掘这井吃了多大苦哇？想到父亲，父亲石炮一样结实的身影便在满五眼里晃着。又想，父亲即使还活着，也白搭了，也只能眼看着日本人胡来，世道

变了，天下是日本人的哇。

受训的日本军人像是些新征的兵，都很年轻，仔细看还挂着乳气。忽然，山阶七堂往死里打一个兵的耳撇子，左一撇子，右一撇子，那兵白嫩嫩的，细细的短个头，没有兵的样子。山阶七堂打够了，手一挥，那兵就抓颗手雷往前跑几步，投出去，雷炸了，兵跟着一摇晃。再投一颗，投歪了，雷落在了大井里，却没有炸声。是这白脸小兵没有扯导火线。山阶七堂又给了那兵一记耳撇子，走到大井边上，望着黑绿黑绿的水，腮一鼓一鼓的。

这工夫，白脸兵去把满五喊过来了。

山阶七堂瞪着红眼珠指指挂在皮带上的手雷：“满的，下去，捞这个的干活。”

满五知道是非要下去不可了，推辞是推不掉的。春日里的井水毕竟寒着，满五赤条条的下去了。井水有两三个人深，满五憋满一口长气，潜下水底，手在乱石中摸。摸到了那颗冷冰的铁物，就在他要往水面上升时，忽觉脚趾丫像给刀踩掉那样疼，四肢一抽

搐，手雷又从手里掉到了井底。满五啥也顾不及了，惊恐地爬上井台，见一只脚鲜血淋淋，大趾丫齐刷刷地没了。山阶七堂愣了愣，继而哈哈大笑：“满的，你的脚趾的、手雷的，统统留在井里。”没人再敢下井。但令满五大惑不解的是，自从他的脚趾和日本人的手雷留在大井里后，井水不知怎么就一天天下沉起来。天旱时旱着，可往前还有比这更旱的天，井水该旺还旺。那么是怎么回事了？满五百思不得其解。他面色憔悴起来，似乎害了场大病。他非常难过，他难过有一天他的“湖”果真要是枯涸了，那他就是对不住埋在黑土下面的父亲了，父亲正是挖这眼井时累下了病根，后来才病死的。

满五很想把这些话跟谁说说，哪怕是个傻子或是个娃子都可以，说出来，他心里也会敞亮敞亮。

满五就非常盼望能见到章傻子和铁皮娃。

天是暖起来了。播种下的菜已冒出尖儿尖儿黄芽子，用不了多久，狗房子里的日本人就能吃上满五送去的鲜菜了。山阶七堂很喜欢吃满五植的番茄。满

五很会植番茄，秧子并不蛮长，果子却一茬连着一茬，都粉嘟嘟，浑圆硕大。自然，没有那大井里的水灌溉，无论如何也生不出那般好的番茄。

铁道线上的火车“呜儿呜儿”叫，开过一列又一列，惊得林中的一群麻雀落也落不下。一双花鹊，正在树尖上甜甜蜜蜜地筑巢，火车响过，那将筑起的巢不知怎么就“哗”地散落下来。花鹊双双朝远去的火车“喳喳”大吵。火车驶得风快，铁道边的林子乱晃，黑黑的一节节车壳子上的满洲国铁路标志扯起一条模糊的白色带子，悠悠地飘动着。

满五站在菜田里惶惶地望着那一系列列奔驰的火车，心里在惦记，这一列或那一列车上不会有章傻子、铁皮娃吗？

没有，章傻子和铁皮娃像是远走高飞，满五一直没再见他们的影儿。

天旱起来了。

每年的这个季节天都要死死旱上些时候，靠这大井，每年田里的庄稼都能挨过这段旱日子。眼下，又是十几日没见雨星儿了。

满五本该操起木桶到井上拔水灌菜田，好让那菜苗儿旺旺地长。但他没有。他在等着天下雨，他不想再从井里拔一桶水，那井水一天天下沉着，是禁不住再从里面往外拔了哇。他这样想。

他就盼着天下雨，更盼着能见到章傻子和铁皮娃，好同他们说这井水有了变化的事。

深夜。满五忽然听到铁道那边响起一片犬吠。天天夜间都有犬吠，但这阵子犬的叫声，满五听起来却感到有些不同往常了。

满五走出木屋。

夜空瓦蓝瓦蓝，缀几颗稀稀落落的星，天显得又空又远。半只月亮，悽悽的样儿斜伫在半空上，四周有圆状风环。犬吠声更紧起来，从铁道的西边响到

东边，似夹杂着人的喊叫声，是日本人的声音。满五忽然有了一个不好的预感。他很不希望这种预感成为现实。但在月亮又向下沉了沉时，那片犬吠人喊的声音便朝狗房子这边移来了。满五的心“赫的”一蹦，他分明从那片人犬混杂的声音中辨出了章傻子的吼声

章傻子死了。隔了两天，满五才知道。章傻子扒火车搞吃的，搞不到吃的竟把军列上的步枪扒下七支。那是七支崭新的裹有黄油的步枪。山阶七堂的犬队接到搜枪的命令，追查了半个春天，查到章傻子身上。

山阶七堂审章傻子“呵呵哈哈”大笑，说些疯疯癫癫不着边际的话。其实，章傻子肚里是清楚的，他把那七支枪卖给大山里的一拨山胡子了。章傻子知道，那些山胡子常下山打劫日本商行，他们手里很有些金银，章傻子想用枪换金银，山胡子们没有给他金银，拉来个从城里绑上山的日本女人，章傻子连看也没看女人一眼，就下了山。这样，他除了辛辛苦苦搞到的七支步枪外就啥玩意也没得到。但他很高兴。那些山胡子专搞日本人的东西，把枪给了他们，章傻子

一点也不感到亏。后来，章傻子就提出带日本人去取枪。山阶七堂满认为枪被疯子藏在一个什么地方，于是带一队人和犬跟章傻子走。走哇走哇，走进了大山里面，四下是悬崖峭壁，黑森森的松林，章傻子突然放开嗓门吆喝：“日本人来了，快放枪打哇——”山上的胡子队伍的枪朝日本人打响了。山阶七堂才知上了疯子的当，撤回来，一群狼犬便活活把章傻子的脑袋咬下来。

章傻子的脑袋被悬吊在铁道货运站门外，那里有很多中国劳工。

这样，满五盼了一个春天想见到章傻子，章傻子却死了。

天刮起阵阵干燥的大风，空中一丝云也不挂。确实是遇到百年不见的大旱了。田里的菜苗儿蔫起来，风不时将尘土卷送到太阳那儿，太阳把它们烘得发烫再扬回到田里。山野仿佛燃火就能旺旺烧起来。

一点儿办法都没有。满五不想拔井水浇菜田，

不想。他也根本不把心放在菜田里了。他四处寻找章傻子撇下的铁皮娃。沿着长长的一条铁道线，找了两天两夜，在一座铁道涵洞子里找到了那娃子。

铁皮娃睡在一堆枯草秸里，身上盖着章傻子的一件破棉袄，怀里掖柄刀子，刀口上几处豁牙口。满五心头热热的，他把睡沉着的铁皮娃抱起来，刀子落地的声响惊醒了娃子，娃子从满五怀里挣脱出来，抓起刀子，刀口寒光闪闪。

“娃，跟我回去哇。”满五眼里湿漉漉的。

铁皮娃勾下脑袋，不吭声，用刀背在洞石上磕，“当当”响。

满五就慢慢坐下来，把铁皮娃揽在怀里，说：“娃，你看哇，天老旱老旱，也不落雨，我的‘湖’眼见着要枯了哇。唉，天旱到哪儿，那‘湖’也不该枯哇。

我父亲说，那‘湖’是挖到了真正的银泉上，



金泉银泉，那是水龙王的两根地脉哇，就好比人的大粗血管子，那要是枯了，还了得？可是啊，‘湖水在沉啊，一天不停地沉啊……’”

满五合上了嘴，不再讲，他的眼睛里有稠稠的泪在涌。铁皮娃睡在了他的怀里，娃干枯的唇上有黑色的血印儿。

满五小心地抱起铁皮娃，深埋下腰，一步步走出涵洞子，向自己的小木屋那儿走去。

这时，天色慢慢就放暗了。铁道边上的树林子遮在灰蒙蒙的暮岚中，几棵触到月牙儿的大树尖上，坐着黑黑的几个硕大的鹊巢，巢在沉沉的空中颤儿颤儿摇曳，摇出一个个轮廓不规整的剪影儿。

狗房子里的日本人急着吃鲜蔬菜。天老旱老旱连个阴脸儿也不给，单指望早晚两头的一点点露水，菜自然长不快。山阶七堂唤来满五，他“巴嘎巴嘎”大骂满五，令满五连夜拔井水浇菜田，三日后他要吃

上鲜蔬菜，否则就剜满五的心肝吃。

满五步履沉沉地从狗房子里那一片狼狗的狂吼声中走回来。到了木屋里，却不见了铁皮娃的影儿，娃子的那柄刀子也不见了。娃子去哪儿了？满五很着急。

子夜这当儿，狗房子里枪声“咯蹦蹦”一阵尖响，跟着是犬吠大作，天地被惊得直跳高儿。一会儿，犬吠和着“嗒嗒”的皮靴声向远远的地方移去了。这是日本人夜间驯犬，一直要跑到铁道东头的海口子，天放亮时才能回来。这个规律，满五摸得熟透了。热燥燥的风在空中旋来舞去，月儿瑟瑟地抖动，似一圆纸片被风掀动着，使人担心会坠下。

满五在茫茫的夜色中，忽然发现了铁皮娃。铁皮娃是从狗房子那铁棘墙后闪出来的，他怀里抱着只狗崽儿，狗崽儿“呜儿呜呀”地叫。满五的心像被戳了一刀。

那狗崽是刚刚服役的一只德国种狼犬，那是山

阶七堂的心肝。

满五的腿软成泥了，他不知是怎样截住了铁皮娃，他死死抓住娃子握刀的手腕，嗓音像是从深深的井水里传上来的：

“娃，你……山阶七堂、日本人会把你杀了哇

“日本人的狗咬死了我干爹！”铁皮娃疯鬼一样喊，他的牙齿咬出很响的声音。

“娃，这天，这地是日本人踩着的哇，咱们好好过日子……”满五乞求道，他夺下铁皮娃手里的那柄有豁牙口的刀子，用力抛向空中。刀在夜色里闪了闪，落到很远的黑处。

但是，铁皮娃用锋锐的牙齿死死咬住狗崽的颈。狗崽儿细声叫着。

满五猛然揪住铁皮娃的头发，揪下好大一把。娃子疼昏了，狗崽儿落地，叫着朝狗房子那边一歪一歪地逃去。铁皮娃昏倒在满五怀里，他的嘴巴满是恶

腥的狗血。

“娃，娃……”满五心痛地摇着铁皮娃。

好一会儿，铁皮娃才苏醒过来。

满五泪流满面，他说：“娃，听话哇，好好过日子，我不也是你干爹吗？我能养活你哇。”

“你不是，不是干爹，章傻子是，你不是！”铁皮娃大喊，他在满五怀里又踢又蹬，忽然一口咬住了满五的手。

满五一下就瘫软了，没有一点力气了。他放开了铁皮娃。

夜色沉沉，月亮滑入另一个世界去了。满五眼睁睁地望着铁皮娃的身影儿消失在黑蒙蒙的夜中，他没有去追娃子，他没有勇气去追。他做梦都想让娃子喊他干爹，他想让娃子像喊章傻子那样喊他干爹，同他搭伴度一个个寂寞的夜，但是这已经完全不可能了

。风刮来，干燥而结实地扇在他半面脸上，可他一点儿感觉也没有。

夜空失去了月亮。满五的一颗心也像失去了。

第二天，满五便听到铁皮娃被日本人捉住了的消息。铁皮娃在那天夜里又一次摸进狗房子里时，就被日本人逮住了。

山阶七堂没有立即杀死他，而是将他吊在狗房子里的一根木柱子上，要让干裂裂的风将他一点一点枯死，枯成一根干柴棒。满五的心房空空荡荡，空空荡荡。他去了菜田，挥起一把大锄，把日本人急着要吃还没有长大的菜苗儿全抹了脖子。炎日下，菜苗儿很快便枯萎了。他又将“沙沙”作响的干菜苗儿连黑泥一起装在大木桶里，然后他又去了大井边。他望着“湖”水在一点点往下沉，听着那“咕咕”响的水泡儿声。后来，他纵身跳入了井里。那井水才淹在他的脖子那儿。

天放昏时，满五提着装满枯菜苗儿的大木桶去

了狗房子。他仔细地看了一眼吊在木柱子上，还剩下一点点气息的铁皮娃，就把大木桶重重地摔在山阶七堂的面前，然后堂堂正正站在那儿。

山阶七堂怔了，一对红眼珠子就像要滴出血来，他暴跳如雷：“巴嘎！良心坏了！”他转身一挥手，喊那群狼犬，狼犬狂风般卷过来。满五倒很镇定，脸色还是像刚进来时那样，他大着嗓音喊：“铁皮娃，你看看哇，看看，我满五是你干爹，是哇……”狼犬扑上来了，满五还喊：“娃，咱俩一起走，一起到阴间里见哇，好好过日子，娃……”

满五的喉咙被犬卡住了，好几条大犬压在他上面。就在这时候，他拉响了怀里那颗手雷，那颗从大井里捞出来的手雷——

轰！有几条狼犬的腿飞到空中，整个日本人的狗房子在颤抖着，颤抖着……

几天后，降了一场大雨。滂沱大雨，漫天水雾

茫茫。久旱的田野拼命吸吮着雨水。

雨后，天地水汪汪一片，但满五称之为“湖”的那眼大井居然不见水了。井枯了。黑洞洞的井底有只个头不小，与井石色相近的龟在做爬状。

又隔了数日，是个子夜，有一拨山胡子队伍打进了狗房子，枪声杀声搅混了夜。有的山胡子使的正是章傻子从火车上扒下的枪。山胡子撤了，狗房子大火冲天，烧到天亮时，狗房子只剩下黑黑的一片残瓦焦木。

那眼大井至今还在，水盛盛的。据说在日本人降之后，那井里才开始有水。